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蟬史 卷之十三 山中敝帚添丁

取資細竹，誰雲掃去非愁瞥得意空林，我信持來是渴。彼多求於精舍，魅豈守雌瞥或勿棄其敝衣，僧將遺卵。針師曰：「前為妖人之劍，害形而不能死氣。今則物母之玄，息氣而後能生神，無戚戚耳。」四女皆出視，針師曰：「哭之盡哀，所以發使君之病也。」慶喜先慟，三女繼其聲，每一日一臨其臥榻。至四日，針師復以金彈照腹中，鬼臂小如趾，有玉盂承之，視足底所傳蠟丸，殆已化盡矣。第六日，甘君腹如雷鳴，即復甦。攬衣起，針師質曰：「始將煉鐵於膊及脛也，乃熔入於膽，從此金邪不能侵，木官大可用也。」化醇問曰：「師初見據腹為鬼臂，又言臂為足趾，則已無鐵之形，茲而仍煉鐵也。所謂臂與趾其安在哉？」針師曰：「副參精於析理，此亦易明。鐵丸為埂啞喻所安之心，鬼臂則其所借之身，足趾又臂之借也。殺人之心，不能常安，始假於為鬼之身，一再借而身既灰，心亦槁焉。吾乃揚其灰而又潤其槁。為鬼之身，與命俱舍譬殺人之心，與性俱存矣。煉鐵者煉埂之心，復使君之性也。若鬼臂及臂所化之足趾，如以器用物乞與人者，聞其室易主，固將去之。」化醇了悟，始曰：「斯煉也，殆大《易》所謂『成性存存，道義之門』乎？」

甘君命越明進，問矩兒婚黃苗之狀。越明對曰：「使君信至，以告於杜進士，與慕煒言媒，而員小軍使，始入蚺苗門為贅婿，其主名璜兒，日夕，導小軍使為婚媾，小軍使方臥，則以員夫人所與剩錦隔其衾，卒不能媾，蚺苗之擇婿，以無子也。婿不與女合，又逐小軍使於外，而自養一子，年及冠矣。此子好淫過其父，好殺過其母，杜學士勸蚺苗廢之而不可，此子始教萑蠻為陣，杜進士慕煒為此子所疏，將乘間劣小軍使逃歸也。」甘君曰：「然則蚺吼易平，而其養子難治矣。」越明曰：「此子前生，苗中皆以為不凡也。針師亦知之乎？」針師曰：「自吾觀之，荒誕極矣。」甘君問之。答曰：「今黑苗所據之烏蠻江邊，有寺曰廣慧，阿育王所置塔處，其禪師所居丈室，長叢竹幾百個，秋山落葉時，竹中聞嬰兒聲。禪師曰：『此君將化矣，盡芟之。』以其光明者縛為帚，得三百六十節，具人身之數，禪師寂後，帚常置丈室中，有僧以靜夜過者，每為所魅，變少女而叩禱焉。凡被污之僧，前後相繼且死矣。其師憂之，於出定夜，攜錫往視，則數僧與一女合其歡，大叱之，女不見而僧各喪精也。此帚怪逃之岩下，精氣凝結，其腹遂龐，厥有娠而生子。攜以行乞，為火神所焚。帚怪既絕。其子轉徙吟，江，投醜青氣，求為子。醜曰：『吾子已死，吾祖宗不歆非種之祀。』斥之。遂去盤江，逢故竹王之師，授以遁甲變化之術，知蚺苗無子，乃為之假子而席其基。雖么么小酋，亦足為王師之梗也。」季孫曰：「黃苗之事，吾一軍當之。張許之備紅苗，有砥師瑪師天女協助。惟黑苗最弱，而斛斯侯以待粵滇之援兵，不檄召我師者，拘於分兵之見也。於使君何嘗不望歲乎？夫貴臣總師，而苗人罔有忌憚，聞嘗以書索戰矣。辭意傲慢，侯之左右，殊不能平，侯雖遣爾雅幕僚，以如雷如霆之聲，奪為鬼為蠅之膽，然筆舌征誅，苗人所不懼也。且聞者不以為喝當頭之棒，而不啻盜掩耳之鈴，興師薄佗之謂何？而遙遙至此。朝廷即不致責，衛社稷者恥之，使君宜以疾愈相謝為說，簡銳卒而直圖黑苗。侯見芸田之人，必不譏其越畔，聞為粥之食，亦不責以嗟來也。」甘君曰：「正參之論，關乎國是，吾敢避嫌乎？」自選二百人，以常越沙明，持三日糧去。至大營，侯喜不自勝，迎見曰：「公愈矣，何其速也。」甘君曰：「鼎未即死，良不敢以鄙餘未殄，貽國家之憂，為我侯之疾。請自率所部，進擊烏蠻，滅此朝食，非同於大言之誇耳。」侯曰：「公之忠勇，禁掖所傳，吾坐而觀成，以俟庸庸之福。應無慮知己相笑矣。」甘君遂前，侯亦為後隊以進。

郝苗聞漢兵來攻，以千餘蠻出戰，呼曰：「甘鼎一人來，吾當力擒之，為鳩妃報復，」常越沙明，俱善步戰。突入烏蠻陣中，所向莫能御，蠻敗走江岸，多竄入水者，欲以誘敵也。越明大笑曰：「水上生活，曾不聞甲子城中大小溜耶？」臂兩刀躍入江內，群蠻張野藤網待之，兩人落網。刀不能割藤絲，為群蠻所曳。凡數里登岸，出諸網而施縛焉。兩人罵曰：「蠻奴便斲耶如魚鱗耶，尚不禁癢，束縛何為哉？」群蠻答曰：「未有大王命，安得便作魚膾？但既已成擒，看爾大小溜溜得去否？」

兩人縛於營門，見郝左肩帶一箭馳入，吼曰：「微吾化身，幾死於甘鼎之手矣。然貫矢雖不深，有力亦未易拔，若之何？」檢點敗苗，存者三百餘耳。眾以越明獻，大罵：「速殺我。」郝曰：「殺亦有時，速則未必如願。」因大笑。箭鏃甚作惡，命蠻兒之健者，以力拔。凡十餘人皆不濟。郝怒，命鞭之，蠻呼曰：「我力不及箭，箭力不及大王之肩，鞭我亦應鞭箭，置兩漢囚而不一試，乃威及爪士也哉！」郝笑曰：「嫁鞭於漢囚，渠亦巧矣。呼釋兩人，如不能拔箭者，即碎切其體。」沙明曰：「我先拔，生則俱生耳。」常越曰：「但恐拔矣，轉相率而死。」沙明曰：「固也，爾我即死，當不在人先。」謂郝曰：「箭不出則爾生我死，箭一出則爾死我生，此盟不可負也。」郝曰：「我懼死，是以拔箭。終不拔，我又安得生？若爾要言，將死我以求生，何其愚也。我苟死，亦烏能禁爾之生乎？」以手按柱，示以左肩。明奮死力呼曰：「漢家羽箭，主將發之，遣其下收之，以戮苗丑，敢勿哉！」其箭由胛骨中迸出，作裂石聲，血噴明面目。郝大叫便絕。明急掣郝所佩劍，越疑其自刎也，呼曰：「弟當待我，亦奪蠻手中刀。」明答曰：「兄寧殺賊以死，弟不敢先自殺也。」群蠻以械四面螞集，兩人鬥且走，力盡將不可支，大呼曰：「真可以死矣！」舉刀劍欲共刎。

忽空中彈丸至，擊落其刀劍。矩兒躍而前，叱曰：「兩將不可死此間，從我出。」兩人仍取刀劍與蠻格，隨矩兒還大營。甘君猶未見矩兒也，問：「兒其以新婦歸而援我耶？」矩兒起居畢，告曰：「兒偕蠻婦璜兒，還於本營。獮兄弟以阿父援斛斯之事告，兒疾馳至烏蠻江上，已不見阿父，適兩將為烏蠻所圍，奮勇救之生還也。」越明前謝矩兒，並以死郝苗事告甘君。侯邀請入話，甘君率矩兒及越明進見，曰：「此員矩兒以侯命就婚黃苗選者，來援常越沙明，知郝餘已中鼎之箭，歸其營而拔鏃以死，敢為我侯慶。」侯謝甘君曰：「我有藥而不能進，君為秦越人，我有矢而不能射，君為養由基，其以君父子兩將之功入奏，並陳靈蚺二苗可滅狀。」甘君以侯命，遣矩兒及越明等，率大營兵士，往剿烏蠻餘賊，降其眾二千人，給免死旗，安插故寨，亦依紅苗例。用其酋統之。侯開宴，酬甘君醫毒瘴平黑苗之勞。酒三行，復填詞一闕，遣巴童歌云：

似汝能兵，何神禹。三苗未滅，休抵掌。伏波橫海，後來功烈。照徹陰邪惟有電，煉餘肝膽真同鐵。人共知，將略少傳家，吾能說。異人至，金石裂。魔女降，風雲絕。沉龍宮斗宿，敷天仇切。帳士非無賁育勇，幕官不少蘇張舌。慶昇平，聖主得賢臣，民皆悅。

歌畢，主賓盡盞，軍中呼萬歲。記室張弓弓，以奏稿於呈云：臣貴言：自居易甘鼎總帥以來，核鼎之用兵，非術士不能成過亂之功，非婦人不能妙誅邪之略。其事不經，要以利國家為亟亟，故臣亦釋疑而徵信，責之以難能，程之以易竟，而鼎啟天書救全軍之命，擒鬼物得二丑之情瞥遇難而吞鐵丸，歎功而發神箭。黑苗□，已就誅戮瞥蚺吼青氣，行將蕩平。凡此殊勛，非臣貴所幾及。惟聖明洞察，仍以甘鼎總帥，臣願副之。靡盡愚忱，伏俟命允。甘君謝曰：「侯之薦鼎，以人事君也。如鼎之不才，黼黻以榮，而服之先憂不稱，奈何哉。惟常越沙明，所探蚺苗收一養子，無賴好鬥，鼎當與帳中士力圖之。」辭侯將出，矩兒告曰：「戟門外適有粵中故人來，請阿父相見。」甘君迎之，執手道故，乃交址降將屈蟻，先已建牙海南，因斛斯侯奏調粵兵萬人，蟻為統軍也。甘君問粵中近事，蟻曰：「海尚兩都督，入直禁廷，途中聞石中丞移節壽州，備河南五斗賊。剿鼻之柳巡檢，擢廣州丞，亦隨赴淮南矣。至千夫長渠灌兒，南海土尉曹鎮，並隸蟻麾下。明公軍績，遍於西南六州，蟻昔時非明公指迷，早為駙馬都尉即善相之續矣。今而復相值，忻喜生於感恩耳。」甘君曰：「此間戎事，與海濱異，將軍其慎之。僕有所見，必以相告也。」蟻進謁斛斯侯，甘君自引矩兒越明返。蚺苗之女璜兒，見甘君子婦禮，甘君曰：「兒媳從漢人歸，不憶耶娘乎？」璜兒斂容對曰：「父母亦未嘗生身，記兒前生，以竊娥靈藥事覺，被主者推墮鹿柴，為牝牡鹿所撫養，即今黃苗夫婦也。鹿是彼之胎元，兒初欲與文星合，以入塵世而結俗緣，非本來想，故願相從以歸。他日有可以佐戎行者，不敢忘天孫母訓。」甘君喜，命軍中稱之曰員少夫人。杜承隲慕煒，次第入見，告甘君曰：「始謀與小軍使偕，而夫婦已作駕行，不便以兩禿鳩相混。故復滯苗中十餘日，而先後返耳。」甘君問

曰：「蚺苗假子，果何姓名，能合其眾否？」對曰：「初歸蚺苗，自名為阿吠。蚺悅之曰：『父吼子吠，必昌吾家。』後見其臥起，輒化為龜形，問於土人，乞其更名，土人云：『是洛書之祥，宜名洛。』有道人告蚺曰：『王子靈龜其身，又善治武事，請姓名俱易，為蔡小武。』蚺曰：『吾其為老武矣。』遂易姓名。小武日教蚺蠻遁甲，其婦佚麗，蚺私之。小武歸而瞥見，先斬其婦，縛蚺將殺之矣。以老酋諫，姑恹恹焉。小武自小長蚺蠻，邪師來附者四，曰瀉老、沫老、網山人、□山人，謂小武曰：『昔吾師所授遁甲，有消納法，即有引伸法，願與王子演之。』因討論其術。小武拜為四輔，分領其眾，縱掠盤江內外，滇之東境，亦為所擾。使君須速發兵也。」甘君以叩針師曰：「寧知敵帶之兒，更添羽翼，四人非與剛之類聚者乎？」針師曰：「彼與剛，殊不同道，即故竹王師之徒，用兵較勝於蔡小武也。然使君遭非常之敵，即有非常克敵之人待之。若員小軍使新婦之來，預為四人地矣。」甘君笑謂矩曰：「雖曰假之，世間佳兒佳婦，安得如我之兒及婦也。」鄔鬱引兩粵將進見曰：「斛斯侯以粵兵千人分隸我營者，是為渠灌兒曹鎮。」陳兵冊。行參謁儀，甘君扶免之，謂曰：「昔石灣擒鄺天龍，吾戰於外，不敵汝兩人戰於內，成功尤捷也。」二人曰：「某等非藉使君兵威，何能行其內變之計？」甘君命矩兒夫婦，率本兵三百人，渡盤江，挑蚺蠻戰。客將渠曹，以粵兵五百人，護江內諸村落，自移營駐盤江橋渡口，以遏黃苗歸路。

斛斯侯聞甘君進兵，亦移大營於吟，江上，援張許之師，分屈蠓兵，搗蠓苗。剛上人言於蠓曰：「斛斯兵，非我不能破也。王若以女猓百人授我，當獻其捷。」蠓曰：「聞斛斯與上人談禪，頗機警，今上人失其塵尾，得不相笑乎？」剛面赤，強詞曰：「奪我塵尾，非斛斯之意，我即擒彼，亦當以不死待之。如獲甘鼎帳中之徒，不能貸矣。」蠓曰：「難得者漢之總帥，擒斛斯而活之，不如勿獲也。且上人惟圖報怨，於吾何利之有哉！」剛自知語失，復謝曰：「果能擒之，生殺惟王所命，我何敢與聞。乞授女猓。」蠓終以剛無行致疑，曰：「女猓恐畏上人法力，不肯為臂指，自以男猓擊斛斯何如？」剛恚曰：「王以我術可任用，何斬乎女猓也？如自能御之，我早辭去矣。」蠓曰：「且無矜言術，吾十餘歲縱橫苗中，知有術而不願學，惟以金戈鐵馬，決勝山溪，上人謂緇流道高，俯視戰陣之士，吾寧敗，不恃上人力。叱囉鬼乾人，隨大王戰。」男女猓皆從徵，粵營屈蠓方指揮兵卒進門。蠓遇之，亟傳號令，男猓居前，女猓居後，皆伏地，以盾護其身，俟炮聲盡則逆擊。蠓見猓兵大至。果置大炮五位，重二千石，其連環子母相繼者，四十餘座。轟半日，始聞猓聲起，持利刃毒矢者，騰躍皆至。粵兵亦以牛皮盾蔽，男猓分兩翼旁裹，女猓各袖出竹鳥機，發火著盾，即燒燬無遺。蓋其火燄，乃雜牛脂為之，故見革必然也。粵兵有焦爛及頭頰者。蠓見圍急，自率交址隨護卒三十人突出。遇蠓，挾子策馬，徑奔之。蠓倚矛發矢，蠓連接其三，暗投飛錘出，傷蠓左足。蠓大呼曰：「漢將誠勇，無如此之技，得非斛斯侯以羽林郎，率冲策軍來，其巧力傳之上方者歟？」蠓曰：「貴侯豈與汝窮苗角鬥，吾為屈都督，統粵兵來，聽貴侯調遣耳。」蠓謂女猓曰：「須奮勇擒此漢菩薩。」女猓呼曰：「呵呵！」負盾於背，為球之圓轉。交址三十人以斧，亂斲，球忽不見。蠓已入伏中，為女猓所執，三十人出死力救，而男猓雜沓攻之，皆被縛。蠓大捷，揚鞭返其營。擲掬剛上人曰：「吾無術者，亦生縛漢將一人，卒數十歸矣。上人不死他所，何其戀戀耶？」剛答曰：「我去，王卒為漢擄，願嘗充食客於王門。不忍見其敗，且死耳。王乃以戀棧豆之驚馬相例，是無知人之哲也。」蠓令女猓以慢語辱之。剛大怒，指屈蠓及三十人所縛索，索俱斷。蠓罵曰：「不幸為囚，則合死國，何用汝妖僧作法哉？」蠓亦笑曰：「屈都督來，吾自以禮釋，亦何與方外事，貪嗔若此，有愧於上人之稱名。」剛知蠓不用，舉手便出一紙鳶，跨而起。女猓以竹鳥機擊之，墮地，剛泣曰：「遭若輩一擊，有翼不能飛矣。乞王帳外一草廬，養病數月，不敢於兵事讒言也。」蠓曰：「亦覺可憐，幸無復相見。」遂扶去之。

蠓請蠓就賓位，蠓曰：「汝以不殺為仁，吾以求死為義，國之統軍被執，無幸生理。」引佩劍呼曰：「屈蠓今日不敢負甘使君也。」即自殺，蠓救之已無及矣。三十人各拔刀自刎。蠓為之號哭曰：「嗚呼，此漢之真將軍，死亦足以懾吾儕矣。」以禮葬蠓，三十人共埋一大塚。題其華表柱云：

毅魄如生，足以奪苗人之氣。

佳城宛在，曾無殺漢將之心。

斛斯侯聞報，垂淚曰：「屈都督不肯貪生，吾大臣先當愧死。」仍遣記室張弓K，為文以祭之，其詞曰：

維年月日，祭辰。總統各路軍務柔遠侯斛斯貴，謹以牲牢酒醴之儀，致祭於海南大都督屈公之靈曰：嗚呼！君命如山，臣助如水，古今幾人，能得一死？維公降神，真宰覽揆，世為公族，在楚熊氏，鶉火之精，燦於交址，扶桑銅柱，式我南紀，載獻騰鸞。臣類有□，國恩逮臣，與海無□，闔外機宜，無勞天子，立鼇誅鯨，氛靖海市。粵旅萬人，非公孰以。我來乞師，殊不得已，暴骨裹屍，惟君所使。大星欲隕，公乃至止。逆命紅苗，輅再徒。謂公聲靈，宜窮滅此。公有智謀，不慚樗裡。公之善戰，無忝臙起，水陸揚威，截蛟殲凶。終流一錘，先接三矢，苗既悚惶，爰呼其妓，合圍蜂蠆，其數倍履，繫我公歸，命之衰矣。紅苗致詞，誤辱君爾，公乃長嘯，嗟哉犬豕。予為漢臣，無苟全理，公心中悲，公發上指。屬鏃不利，公礪其齒，三十交人，哭聲盈耳。相從地下，如葉扶荔，箕尾騎公，虹霓青紫。朝廷柱礎，遂不崩圯，我奠椒漿，為公志喜。千秋萬歲，彪炳青史，嗚呼哀哉，尚饗！

祭畢軍中盡哀，侯遣告甘君以屈蠓死節事。甘君曰：「屈都督既亡，蠓苗熾矣。吾不可不往。」率百人趨吟，江。天方晝，忽冥晦，非煙非霧，遍覆大旗。有頃，前峰聳岬，雖蠓履不能上。甘君問土人曰：「峻嶺連霄，吾師焉濟？」土人對曰：「此間向無此山，想近日飛來者耶。」甘君循嶺下，得一庵，是施茶□惠行客者。有老人獨發為瑁，臥於庵側。問姓名，老人以手畫地，作命亞禾三字，問吾兵何以過嶺，則畫一難字。甘君曰：「此妖也？」叱左右斬之。老人張喙作霹靂響，庵已不見，前山變為大溪。溪中有人語曰：「甘鼎大喜，將葬污泥。」甘君憬然，謂群卒曰：「本無此山，詎有此溪，以為山溪。吾乃惑於妖矣。」策馬入溪中，仍是平地，百人喜，服甘君之神明。幻境既窮，復見天字。將近蠓營，聞男女猓歡笑聲，甘君怒曰：「彼以屈都督戰歿，而相與為賀也。其何以堪之？」揮兵徑搗紅苗寨。蠓青氣聞甘君自至，大驚懼，呼男女猓曰：「吾左足為屈都督所創，不可以戰，奈何？」男猓曰：「我等獲甘菩薩，勝於獲屈菩薩十倍矣！大王徒誇女猓之能。」蠓曰：「是未易言也，甘菩薩可獲，吾不至喪其子女，別據蠻□矣。但爾等不為變化伎倆，或可以得志，如妄逞其術，彼中若樂王子龍木蘭，孰不能擒斬爾等乎。」男女猓皆如戒，以千人出門。甘君臂兩槍接戰，來敵者數十人皆死。女猓悉脫其桶裙，四散奔走。男猓被甘君左右射倒，生擒三十人。甘君所隸百人，無一折損者。蠓知兵敗，乘險處發矢，中甘君之馬。甘君方墜，超乘別騎，還歸大營。斛斯侯迎於帳前，執手相慰，戮男猓三十人，以其頭祭交址三十人之魂。侯歎息曰：「屈都督以二千人而亡，君以百人而勝，為簡之師足用矣。豈在多乎？」甘君曰：「囉鬼若肆行其幻，鼎之能，無以過於屈君也，不為所算者幸耳。」

是日，張許亦來斛斯營相謝曰：「我侯自統兵來援，兩人者顧不及此，屈師雖敗，甘君復之，國家之福，而師武臣用命也。今營中忽來一僧，擊瑪師之鏡以去，斫師及天女，追十日矣。而未返，敢以告甘君。」侯大戚曰：「三道術人不歸，吾師勿克矣。」甘君曰：「不然，鏡也者，即鼎與侯，及兩大都督報國之心也。心定而後鏡存，鏡之雲亡，心安在耶。鼎願觀焉，亦與鏡為存亡而已。」匹馬徑還張許帳中。一道士迎曰：「使君歸乎？壞啞喻以鐵丸不能害，化為山溪，又被使君識透，彼無能為矣。吾以瑪知古鄺仲離點石道人追鏡不還，來與使君覓鏡也。」甘君視此道士，若欲竊劉老師之面目者，而意氣惡劣，畢竟優孟不同於孫叔，虎賁實異於中郎。乃大喝曰：「若非劉老師也，安得相假？」道士失色曰：「謂吾非劉元海，又是何人？」甘君曰：「果為老師，以頭來，容一劍劈。」蓋難之之詞也。道士忻然引頸曰：「吾頭是銅者，未必即受汝劍耳？」甘君拔劍斲之，則如匏之物，如土委地，其軀尚植立焉。甘君頗覺手刃過當，謂道士以頭為戲耶，悲夫。頭在地下答曰：「使君自戲耳，吾頭仍不受劍也。」躍起丈餘，而下合於頸。甘君大駭。道士笑且罵曰：「老師當前，輒不相信，又從而殺之。甘鼎有人心者，不能殺人，行將自殺矣。」甘君曰：「我國之將帥，當死於典常，不當死於妖妄，汝自殺我可也。」道士嗟呀曰：「甘鼎自是忠義，但能以事劉元海之道事我，呼之曰老師，即為汝滅紅苗耳，何忍加戮？」甘君曰：「生平未嘗妄拜一師，且師汝之邪智秘巧，頭自斷續，惡為強梁，國家無貴乎刑誅。明哲不珍其身命，求為弟子，不亦顛乎？」道士曰：「汝不師吾，吾亦無顏為汝師。」

弟臨去不可無以持贈，出玉塔一座置地。道士小其身化為螻蛄。從塔頂入。甘君以劍斲塔，人與劍並為塔所包，四面皆城垣，不識何門可出。聞牆外語曰：「爾壞妖，置吾使君何處？」一人答曰：「彼自在張許營中擊劍，走入煩惱城牆內耳。我何嘗溘彼乎？」甘君察牆外語聲，有若獷兒，大呼曰：「吾柝隔一堵，小冠軍使何不手援？」聞牆外答曰：「使君速屏息伏地。」甘君從之，恍若炮聲滿山，大水湧至，城即崩頽。甘君轉從水際出，見獷兒立帳前。甘君以所見道士之事告，獷兒曰：「吾在盤江橋渡口營中，矩兒兄以書來，雲其婦穢兒，知使君有壞啞喻之厄。吾奔斛斯侯大營，而使君已至此。壞妖之頭，非真頭也，即蠹旗之形。壞妖之塔，非真塔也，即矛上之刃。吾自得老師口中手，伸五指作巨炮擊之，以純陰破雜陰，火盡水生而走此妖也。」甘君曰：「瑪師之鏡，何人所掣耶？」獷兒曰：「即壞妖也？」甘君曰：「吾將攻噩苗，先遇庵前老人，自稱之名三字，與壞妖顛倒，亦其人歟？」獷兒曰：「皆是也，彼之分身，一為夢中餌鐵丸，一為老人變川溪，一為道士幻頭塔。其本身掣瑪師鏡去，將誘三人追鏡，而復斬臂之仇耳。使君盍還江橋渡口，吾自協助三人。」甘君贊美曰：「小冠軍使，智周群物，力載一天，真能與李真人媲美矣。」獷兒曰：「吾安敢比吾師，譬諸孟氏之論，吾方底於大，吾師則聖也。劉老師則神也，敢相等倫哉。」遂辭去。

甘君乃請張許還其帳，而自歸本營。針師曰：「吾乃知化工之於人也，不可思議。屈蠹遇敵，替斛斯之亡，使君入圍，受張許之困。凡事之不能為假借者，皆非妙道矣！」甘君曰：「四人追鏡，可得獲否？」針師曰：「鏡即歸來，惟天女難覓。」未幾，瑪知古至云：「五曰而及於衡岳，一童子負鏡行。斲師叱之，童子化為狗，棄鏡而逃。天女拾鏡授予，一丐者呼曰：『莫欺吾兒！』以乞食瓦盆投斲師，傷其額，天女咒白練裙下。丐者被縛。又一老嫗號而至，含血噴丐者面，即遁去。斲師出一斧劈老嫗，變兩山石焉。歸途遇行道者三人，與予及斲師天女各相似，予引鏡照，似予者乃一老猿，其兩人，俱不能辨何偽物。予敲鏡背咒猿，彼亦持其偽鏡將敲矣。而予咒急，猿飄去無蹤，見兩斲師，兩天女，或坐談，或起鬥，無不悉敵。因復迷七日，適樂王子亦變兩身入鬥，擒其偽天女，而偽斲師始入地走云。還至青苗故寨，天女謂予曰：『鮮鄒子嘗被我誅，其土獸之族，欲甘心也久矣。近又為壞妖指使，我當獨鬥之。』斲師與樂王子，亦勸天女曰：『理合相助，數則無之，盤根錯節，乃別利器，願天女勉之也。』故天女自去，予三人兩獻俘，一歸璧耳。」

語畢，先示其鏡，甘君曰：「吾之不明，鏡無存而令吾師跋涉，偽天女若至，會訊其妖。」針師曰：「即壞啞喻耳，樂王子縛之，而不能誅之，使君可陽與周旋以俟其去。苟行鞭撻，禍及軍旅也。」甘君是其言。斲師果同獷兒率一人至，軍中皆作詫聲。樂般呼獷兒：「何得係木蘭？有功者盡解體矣。」甘君曰：「樂王何其腐也，真天女定不如是！」化醇亦引二姬觀之，暗搖其手曰：「古雲黎邱奇鬼，詎不信歟。」採兒曰：「不類而類者，出海之精光瞽類而不類者，朝天之器宇。」季孫！生亦笑。甘君親釋偽天女之縛曰：「壞師毀形，遣樂王子相邀至帳，何相犯也。豈謂壞師不能飛騰去耶。」偽天女大喜，乃言曰：「甘君真知我者，以我為俘，且飛去之誓以我為客，不得不留也。」甘君命設醴，獷兒曰：「昔在噩苗帳中，壞師以銅管吸諸生熟之味，宜多備其物，猶恐食不飽耳。」偽天女笑曰：「樂王子饒舌，吾本來面目。何嘗非老饜，今節鄒仲離之相，鮫綃掩面，宜與飲酒賦詩，當他日公宴則可矣。」甘君曰：「善。」遂呼慶喜採兒，與偽天女見。入座，各賦一句，飲一卮。偽天女曰：「此事當讓仲離先也。」聯句書名云：

環口人何處，弓脰某在斯，學仙羞束縛，（仲離）

與客鬥恢奇。跡詭隨鴉鳳，（喜）

心誠搏兔獅。遣偵相問譏，（鼎）

加繫自扶持。咒詛防為幻，（世治）

牢籠示不疑。主歌將進酒，（蟬）

朋愧未工辭。謬賦從軍木，（季孫）

因宗注水鄴。容光留玉鏡，（化醇）

神采動金支。舊業麒麟著，（斲）

新聲鸚鵡知。依稀家海宇，（針）

彷彿化天池。吐納今良將，（知古）

陶熔彼淑姬。傳芬真有骨，（般）

繡像豈無絲。山鬼勞提耳，（口兒）

門徒問畫眉。維駒憐汗血，（仲離）

刻鵠病凝脂。獨去曾搔首，（喜）

重來又解頤。筍雖藏雉子，（鼎）

甕已獲蛇口。柳葉看頻蹙，（世治）

蓮花拱大慈。矜生階下虜，（蟬）

駭絕帳中兒。霧鬢縱橫掃，（季孫）

雲裳左右垂。朦朧呼月姊，（化醇）

蕩漾見風姨。笑我同逃墨，（斲）

嗔君異守雌。寧愁逢女口，（針）

聊喜謁吾師。賭戰嘗投幘，（知古）

論功竟裹屍。變能如虎豹，（般）

騰欲借蛟螭。易地群靈護，（口兒）

分形一氣施。共誰誇狡獪，（仲離）

只我試推移。（喜）

是夕，偽天女歡甚，攜針斲二師之手曰：「當時兩君，半化為鱗介，今則吾一身，盡化為龍矣。足相償否？」獷兒曰：「龍可為也，女不可言也。」眾皆笑。樂般以目視而暗責之。慶喜曰：「果是天女，吾方與狎。若為壞國師也，噩王宮中夜半相晤時，惟恐失吾於陽台之下，初不圖今日得以男女雜坐，觴詠言歡矣。人生會合，何可預期？」偽天女不能笑，亦不能怒。但曰：「在甘君筵上，能使人之意也消矣。返思昔者龍性未馴，因而喪其鬼臂，其錯可勝鐵鑄哉。」瑪知古曰：「知古所不知者，童子而狗耶？丐者及老嫗耶？老猿及偽斲師耶？其名至繁，其數至蹟，將以一為神，而神難窮，以兩為化，而化不易達，願以示之。」偽天女曰：「凡積妄之功用，在神化之表，吾之為僧掣鏡，妄之盛，吾之為老人、為山為溪，妄之衰，為童子與狗，妄之塞瞽為丐及嫗、為猿及斲師，妄之通瞽為今天女身，則貫乎妄之始終，其行其止。我自不能知之，何怪乎瑪師之不知也！」明化醇謂採兒曰：「亡女是之謂妄，故吾不欲棄婦人。」樂般曰：「一兄之為三屍神害，不自以為無妄歟？」針斲二師曰：「金石無故而思點化之，千古妄之宗門也。壞師說法，正如天女散花，無花之非法矣。」燭生語季孫曰：「僕鑽研大《易》，乖三十年，今而知誠固復，妄亦無不復也。」採兒曰：「自吾觀之，吾師不歸為妄誓今壞師代之歸，為妄之復耳。」偽天女撫掌曰：「茲之講《易》，比智瞽弟子之談禪也何如？」化醇夫婦皆曰：「剛上人之多欲，誠不足以及其師。」眾又笑，甘君曰：「奉教之深者，殆無如僕，鐵丸之煉心。玉塔之煉形，彼無識者，鮮不視為寇仇，又烏知式飲式食，為好我嘉賓也。」慶喜呼獷兒曰：「使君方樂，兒其進一卮於壞國師。」甘君曰：「我小冠軍使，固樂王子也誓而若安得子之。」般曰：「在青氣帳中，曾有阿母之目，修羅少主，噩王夫人，不亦尊乎？」偽天女曰：「此樂王父子，獻媚於宮闈，問我域外人也，我敢怨耶！」於是獷兒酌酒曰：「以阿母之命，為使君致慶，為壞師壓

驚。」偽天女一飲而盡，亦遍酌諸坐客曰：「龍木蘭不在，吾代之行酒。」眾大笑，興盡而散。

悟徹真元孰可當，每因精進卻旁皇。

千年無事令威鶴，竟夕有言公路羊。

道是神斤隨鬼斧，境如陣馬遇風檣。

自來裂破三生石，不踏人間假借場。

秦淮酒人詮曰：

丁於行為火，於儀為陰，於圖在二，於卦共離，故屬之男子，其重於民數也。曰成丁不成丁，紀於兵冊也。曰壯丁老丁餘丁，吾之歎美於丁也久矣。敢自托於眼中不拔，而雲此之不識哉！惟債帥以丁眾為累，而閹奴難產一丁，故史氏有添丁之文。蓋絕通幽險，有如五丁之開山，窮於神也。B繼微茫，不虞六丁之下取，密於理也。

添非贅說，化其本無，因乎固有，如刺繡之線，軍中之灶斯可矣。畫蛇之足，豈謂是歟！

笱帚所以持半偈者，高僧於衣鉢之外，或以此傳焉。道之漸被者為衣，堅凝者為鉢，而包一切掃一切，使之常凝於內以被於外，非帚不為功。

有不蔽之帚乎？曰執柯伐柯，是謂求道譬因帚得帚，是謂明道譬帚在山中，不在室內，隨時損益，蔽亦不蔽矣。雲山中蔽帚，以譬枯禪之不能取材，坐聽其壞耳。山中帚所自出，其蔽也，半偈之持安在哉！

帚添丁，其事即無，其理自有。何則？丁為火之毗於陰者，帚之體附乎木，既以蒼鋸。而生丁之火，帚之用行乎地，又以牝馬而感丁火之陰。如曰木萎其枝則無火，而嬰兒之啼竹中何為乎？如曰帚葉乾竹則無陰，而如願之人糞草何為乎？

吾益歎美於添丁之蔽帚曰，其事在物為怪，在書為奇自有此丁，而前有千古，後有萬年，茫然者為之神王。